

獨語

人生

對方的後排，拿著球拍的手舉得老高老高的，好一幅「拔地擎天」式。球剛揚手而起，正要挾著雷霆萬鈞之勢而來，突然！我覺得周遭又靜又僵，悄悄地，連往日最狂妄的椰山下的風，這剎那間似乎也停住了。

好悶！就像……，對了！那一天，阿見來找我，說是逛街去。厭根兒也不必考慮，要逍達就逍達吧！反正踩馬路看風景是不花錢的。人好多好多，而且面孔死板板的，無精打采的走著，也許是過度的疲勞。真的！我以為咱們中國人幾代來都是够奔波的。有人在看櫥窗內的手錶，阿見好喜歡手錶，幾年的交往中，他就換過好幾個了。「什麼！一隻女用錶就得一萬多塊，騙人！」一陣沉默，氣氛驟然的嚴肅起來，人們好像都屏住氣，不呼吸了，全神貫注在那小巧玲瓏閃閃發亮的錶上。悶得發慌，在這使人窒息的部分空間裏，我像是潛水過久般，好不容易的透了口氣。「喂！這些錶是不是該修理了，怎麼都不動呢？」「不動？」他好像十分懷疑的應了一聲。「是的，你看那秒針，不正翹著二郎腿和阿拉打照面嗎？」「哈！完全正確！」這回我曉得他是真的領悟。旁觀者中，有人開始笑了，對著我們兩個土包子大學生，但，我終於打開了這個僵局。

球過來了，沒接著，我想阿祺又要抱怨啦！

真糟！又進入白日夢了，似乎會說過，打球只是為尋找寄託，但近來我又發現事實上並沒有真正的安頓下來。我還是在蕩在飄在冥想，只不過不再像山谷裏來自虛無飄渺中的雨一般，默默地一束一束的接了下去，而是變成了野馬塵埃，順隨著東風，任性的奔馳，任性的狂舞著。不是嗎？一切都動得好厲害，狂旋又狂旋，像在河中的漩渦裏盡力的掙扎，但我畢竟暈眩了。有人說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，思多了夢多了對於身心總是不利，因為夢老是和壓在一塊，是會奪魂攝魄的。同時我也知道，不管是白日夢抑或是晚上的夢都只是多重矛盾的組合，只是些符號罷了！雖然常恨夢裏忘了帶本筆記，以致無法把那些符號記下來請教北醫的湯弗洛依德。然而我深信，即使他肯替我分析肯替我解釋，那也只不過是一些似乎合理而又不合理的敘述而已。話說回來，我還是喜歡夢，夢究竟是蜜糖而我究竟是貪甜的孩子，白天想的是晚上的夢，晚上夢的又是白天的……。唉！我又迷糊了，但當曉得我又迷糊時那倒不是真迷糊，真的！人啊！只因你不糊塗，所以有了煩惱。

這一球對方沒用多少的勁，緩緩而來，我不加思考，其實也不容思考，因為腦中找不到一塊閒著的地方。閉上眼用力一揮，球出界了。O A 在旁露著白牙齒說：「差勁！還得苦練！苦練！」

苦練？對了！爸爸上次來信也這麼寫著：「你這學期不想當家教了，可以！但希望你考慮一下，閒著也不是辦法。年輕人吃不得苦中苦，將來對重大的事情……。」喔？將來？大任？不禁想起了高中時教國文的左老師，搖著西瓜

般大的面孔，操著湖南人的腔調唱著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。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……」立志學醫，不管是醫人醫國都好，總不會是小任吧？但又够令人懷疑的，當天降大任於斯人，而斯人已因受摧殘，在精神與肉體雙方面的枯竭後，徒留白骨葬青山會九泉時，大任又在何方？不是嗎？王尚義是怎樣死的，他的大任呢？天啊！但願今後沒有人去接他的棒！再也不要別人的意見了，我只願意是我，而不是個苦行者，多吃苦多挫折並不能保證成功，只顯得出你不會順乎天理人情，不會握住機會與控制局勢，因而被局勢所控制而多折磨多失敗罷了！那麼，今後我只得尊重自我的存在，同時在不妨礙他人的存在之餘，認定方向，不得過也不且過的去做我該做的。我覺得我好像笑了！

又是一球短而斜的偷吃法，動作再快也接不住這突如其來的一招，最討厭打這種球了，一點也不光明正大的。

想到光明正大，令人感慨萬千，記得小學一、二年級時，我以為考試作弊乃是大逆不道的行為；中學時亦深為不齒；大學了，一切都變大了，我認為作弊乃蒙面騎士斬將過關，既有點鬼祟又有點瀟灑的舉動。這學期的德文、軍訓、拉丁文即使閉上眼，我也不敢相信那稱之為考試的考試，因為我還聽得到課本翻動的聲音。當然也會經痛下決心放下屠刀。可是當我想洗手不幹時，學校那天居然缺水！噫！學校，連日的社會版，福利社老板娘的嘴臉，我強把心裏影立的情景和一些人脸有意給沖刷掉，寧願在空白的日子裏，忍受著孤寂的痛苦。

又是一球過來，我狠狠地撲了過去。

這一場球賽我們輸了，對方得意的擦著汗，微帶著輕視的眼光，向我們眨呀眨的。哼！臭美什麼，別以為比我們瀟灑，比較本無標準的。譬如，你認為你長得高，那只是說從地球量起你的頭比較近月球，可是如果從月亮量起，那麼我們的頭可比你更近地球。何況真正美的昇華，廣闊的慧海與深遠的宇宙中，又有誰敢說他摸著了邊的？我想這場球只可說是一場戰鬥，你們贏了，誠如拿破崙所說，只不過是你們犯的錯誤較少而已。談到戰鬥就頭痛，我雖有些好勝，但是並不喜歡戰鬥，即使別人有傷我之心，我却仍有不忍傷人之心，真的，恨極了戰鬥！可是，人生為何會如戰鬥？而且為什麼戰鬥必有傷亡？又為什麼不懂戰鬥的是傻瓜？而且，而且為什麼這個世界居然不允許我當個傻瓜？

「Game Count one all」當裁判的人數著，下場才又輪到我倆，只好坐在長板凳上，摸著一個洞又連著一個洞的球拍上的網，等待著……

那是一個還得八個鐘頭的等待，我買的是七折票，明早四點四十九分車子才會開的，也沒地方好過夜，只得睡車站的長椅了。十點多雨下對號快車開走後，旅客逐漸的少了，但椅子上還擠滿著一羣為數不少的人，或坐或躺，或睡或沉思。過年前天氣總是冷些，躺著的把手夾在腿下，坐著的拉高了衣領，好

幾個都在發抖，他們的衣服也太單薄了些，不曉得他們吃飽否，這樣的飢寒交迫可是人所能忍受的？十二點時，車站的管理人說要關門，趕這羣人連我在內到門外去，沒有人理他，因為裏面雖冷但畢竟亮些，外面又可冷又暗的。管理人叫來了人民的保姆，不得已大家全出去了。想想那一個保姆願意讓他照顧下的孩子在屋外喝西北風的？可憐的同胞，滿腔的熱血隨之沸騰。Superego（超我）要我將身上的衣服、錢、一切的一切剝下分給他們，一陣寒風吹來之後呢來的，我要用我買架電唱機，以補家裏二十年來的缺憾。頹然的閉上双眼，不管了，也許明晨坐上車，熬個十三個鐘頭到屏東後，天氣會暖和一些的，或許我也會忘了什麼的。雪萊說「冬天來了，春天的脚步也近了！」你相信他們的春天會來臨嗎？

「喂！」阿祺在叫我，清醒了些，或許他以為我在閉目養神，天曉得，他會知道我正在盪漾而逐漸擴大的漣漪。別管他，那是够惱人的，就如拇山上那惱人的白雲，你高興說他像神仙，那麼他就是神仙，你高興說他是蒼狗，他就是蒼狗。不過，下一場球，我們一定要打贏！！

後記

蔡同學要我為北青寫書評，很慚愧這一陣子忙著打球，也沒有看半本够份量的書，況且平生也不喜歡對別人的作品妄加批評。但既然已經答應了支持北青一次，只好拉拉雜雜的寫了一夜，就把它當作是一篇片斷加片斷的組合吧！當然這並不是未加色彩的片斷——我知道有許多人頂不喜歡未加色彩的片斷的，我會用輕風當筆，將白雲調好青天塗上去的，而且還點上了幾顆星星呢！我不知道，夢和想是首次的潤飾，寫出來可就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潤飾了，真的，除了假的之外我又能再告訴您些什麼……

祝 綠 杏 榮 獲

本年度大專學生刊物比賽

書冊型科學性期刊冠軍

北醫青年賀